

书话岁月

# 科学传播的一页史料

■金涛

【“美帝为登月飞行花费 239 亿美元,仅‘阿波罗 11 号’就花了 3.5 亿美元。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财,登上这个死死的月球,无论在军事上、科学上都没有什么价值,对于这种飞行,我们应该藐视它,没有什么了不起。”】

1969年7月2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阿波罗 11 号”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登月任务,三位执行此任务的宇航员分别为指令长阿姆斯特朗、指令舱驾驶员迈克尔·科林斯与登月舱驾驶员巴兹·奥尔德林,阿姆斯特朗与奥尔德林成为了首次踏上月球的人。7月21日2点56分,阿姆斯特朗扶着登月舱的阶梯踏上了月球,说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这个历史性的镜头可谓轰动世界,当年通过电视观看实况转播的,据说全球有 6 亿多人。

不过,此时的中国正处在革命热火朝天的日子,当然顾不上遥远的月球那点事儿。由于手边没有资料,不知当年国内媒体如何报道太空开发史上的这个事件。不过,有趣的是,最近在旧书摊淘得一本当年作为“内部参考”的出版物,使我们对于人类首次登月成功在中国的反映多少有了直观的印象。

这本名为《阿波罗 11 号登月飞行》的出版物,实际上就是一本“书”,但没有书号,也没有定价,深蓝色封面,白色标题,大 32 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封面大标题下有“内部参考”字样。扉页与封面的要素相似,但增加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该书为“科技资料组译”,这是出版社内部的机构或是什么机构,语焉不详;另一个信息特别重要,在科学出版社的标识下注有“1970”的字样,这就明确了该书出版的准确日期。由此可以推断,这书是在“阿波罗 11 号”登月飞行成功后不久,即着手组织相关人员翻译出版的,大概是作为特殊的政治任务进行的。

《阿波罗 11 号登月飞行》在扉页背面的“作者及内容简介”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该书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本译著,作者耶思科·普特卡梅(Jesco von Putt Kameron)生于德国莱比锡,由于他在液体火箭“台风”的研究中取得火箭技术的经验,在德国宇宙航行研究院担任工程师,1962年后担任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最早参加“土星 5 号”功率计算的设计工作,在发射“阿波罗 11 号”任务中,他负责技术计划和同“阿波罗计划”的“系统工作”。关于本书内容,“作者及内容简介”指出,“全书共分八章,对登月飞行的准备工作、模拟试验、对飞船在月球着陆及返回地球的过程作了简要的叙述。”但它有一个错误的表

述,认为“本书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不知道这是笔误,还是有意为之。实际上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真实可信的纪实性作品,绝对不是虚构的小说。如果是小说,估计科学出版社也绝不会翻译出版。

该书正文前面,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规则,共有两页印有三条毛主席语录,一条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势必有一天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另一条是“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还有一条是“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该书有一篇不短的“译者序”写得很有意思,颇能反映当时对于美国登月计划成功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众所周知,月亮上没有氧气,没有水,其表面除了一些火山口、岩石以外,没有生物,是死土一堆。美帝为登月飞行花费 239 亿美元,仅‘阿波罗 11 号’就花了 3.5 亿美元。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财,登上这个死死的月球,无论在军事上、科学上都没有什么价值,对于这种飞行,我们应该藐视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帝大搞‘阿波罗计划’,其实是垄断资本借此大肆压榨剥削人民,大发横财,同时进行政治、军事讹诈,炫耀其国防力量及科学水平,欺骗人民。”

“译者序”接下来又以兴奋的笔调写道:“曾几何时,打着‘从月球汲取知识’旗号的‘阿波罗 13 号’,在飞离地球四十万公里,发生严重故障,被迫取消了登月计划。惊恐万状的美帝,丑态百出。尼克松不得不宣布一个‘全国祈祷日’,美国宇航飞行负责人哀叹道:‘我们在载人宇宙飞行计划中处于最严重的境地。’美联社也惊呼这是美空间飞行中出现的严重危机。”

文章最后说:“美帝‘阿波罗计划’的实施丝毫也不能挽救它覆灭的命运。”

查有关资料,“阿波罗 13 号”是 1970 年 4 月 13 日发射的。发射后两天,服务舱的氧气罐发生爆炸,严重损坏了航天器,使其氧气和电力大量损失。所幸的是,三位宇航员使用航天器的登月舱作为太空中的救生艇。指令舱系统并没有损坏,但是为了节省电力在返回地球大气层之前都被关闭。三位宇航员经历了缺少电力、正常温度以及饮用水等问题,仍然成功地返回了地球。

由这个时间判断,《阿波罗 11 号登月飞行》的“译者序”应该是在 1970 年 4 月 13 日后添加了相关内容,然后开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阿波罗 11 号登月飞行》的用纸及印刷质量之高,在 45 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堪称是精品中的精品,尤其是书中的插图,不论是黑白照片或彩色照片,印制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火箭发射现场,从飞船上拍摄的月球和地球的照片,宇航员在月球上着陆的照片,长达 4 页的登月飞行示意图和土星五号火箭与宇宙飞船解剖图,都极为清晰、准确,非常珍贵。在当年许多出版社纷纷关门,科技图书很少出版的情况下,这样漂亮的高科技的图书实属罕见。

为什么会这样一例例外呢?为什么印刷如此优良的科普读物没有正式出版呢?详情不得而知。不过,该书“译者序”最后透露了一点秘密:“我们翻译出版《阿波罗 11 号登月飞行》一书,目的在于向中央首长和有关人员提供这方面的情报,以供参考。”注意:是“情报”而不是资料!所以文末非常谦恭地表示:“请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看来,这是一本仅供中央首长们阅读的出版物(正确地讲,应该是一份“情报”)。不知怎地,经过怎样的渠道,它竟流入坊间了。

然而,无论如何,在中国科学传播史上,这毕竟提供了颇有研究价值的一页重要史料。这是毫无疑问的。由这本书也连带想到当年这类特殊的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发行渠道、印刷数量,组织何人翻译,谁来执笔写“译者序”,一些提法有什么依据,谁最后审稿拍板,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相信研究“文革”出版史的人,对此话题是感兴趣的。

小红庙随笔

【人们追求真理第一依靠的是眼球。眼球居然不能分辨月亮上呆着的是嫦娥仙兔还是外星人飞碟。】

网曝一群南京高校女生在进行礼仪训练:粉嫩的肌肤和天使一般白色的连衣裙,很吸引眼球。

突然想起:假如人没有眼球,这世界上恐怕很多事情不会发生;“美学”之类的学问也无从谈起。“没有眼睛人怎么生活啊!”人一开始对视觉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这个由光学原理构成的器官并不这么简单机械。至少照相机和摄影机没有人的麻烦。

人的视觉器官摄入影像后产生情绪波动,因此产生后果:亚当和夏娃最初在伊甸园恐怕是没有视觉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偷吃了禁果后才发现自己也是赤身裸体的。听说这地球上有一部分人是上帝之子和美丽的尘世女子的后代:“天使”看见人间的女子美丽,因此下凡,是为 fallen angels。假如这事情果如《圣经》所言,那么视觉对神也产生情绪波动。如此想来就十分有趣。人体最能证明天造的就是这双眼睛了:最符合物理。然而,最物理的东西却最容易产生情绪波动。

天使是人都使用的称呼,想来司空见惯。然而,现实里谁真见过天使?人们的天使意思是凭空想象的?即便是梦里见过总要有点现实依据。即便是最初描绘天使轮廓的人也要有个腹稿吧?可见人对美丽事物的想象的源头是视觉,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眼球。眼球是理性思维的条件之一;所谓“眼见为实”是也。眼球也能遮蔽理性思维:见了空中的小天使便以为他(她)们跟萨尔茨堡湖水里的天鹅

找得着北

# 雅加达感悟：两大宗教间是条臭水沟

■北塔

【历史上、现实中的宗教纷争乃至战争多得不可胜数。以至于亨廷顿说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源于宗教之别。】

3月17日,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第二届东盟文学节。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光是首都雅加达全市就有清真寺 200 余座。我们决定去看看其中规模最大的独立清真寺,此寺又称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清真寺。之所以称为独立清真寺,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位于市中心独立广场的东北边一侧。

我们下榻的水星宾馆位于独立广场的另一侧。看地图,只要穿过广场,就能到达大清清真寺。但在我们抵达前,颇费一番周折。首先,雅加达是东南亚最大城市,独立广场为世界最大广场之一,从一侧到另一侧,光凭两条腿,并非那么简单。

其次,3月份的印尼,雨季尚未过去,阵雨在一天任何时候都可能前来突袭;那天上午,我们刚走到广场附近,在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个人雕像和根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之故事情节塑造的群马车的雕塑之间,一场豪雨突然间倾盆而下。我们赶紧撑伞。这时,我发现,路旁边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有些人在树下躲雨,真的几乎淋不着。我还发现,本地人很多都没有带雨具,而且也没有慌乱地跑到树底下,而是继续慢悠悠地在雨中散步,他们被淋成了落汤鸡,但似乎并不感觉不舒服乃至狼狈。这种看淡风雨的态度令我艳羡,神似坡仙《定风波》所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我喜欢冒着瓢泼大雨在江海中游泳,但却不敢在都市里淋雨,因为都市里的雨是酸雨、毒雨。

再次,东南亚国家普遍植被丰富,树高林大。隔着广场,我们还能望见清真寺的拱顶;等我们跨过广场,视线被树木遮挡,反而看不到了。还好,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一直在放送祈祷,我们沿着路,绕了半个圈,终于到达了清真寺所在大院的一道旁门。

走到清真寺大门口,才知道中午祈祷时间到了,人们陆续进去,最多的是成群中小学生,被组织得很有序。我跟保安说,想进去看看。那个保安四五十岁,会说点英文,一副聪明的样子。他一开始说:祈祷时间,闲人免进。我说,我们来自遥远的中国,就进去看一眼,请他帮忙通融放行。他让我们等着。等到信徒们基本上都进去了。他示意我们脱掉鞋子,跟他进去。

这栋宏伟的石头建筑里面空间非常大,我们跟着保安走到二楼,是个不大不小的厅堂,有很多粗大的柱子;走到一个类似于看台一样的地方,我们往一楼看去,是一个极大的厅。保安说,这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一次能容纳 20 万人。

我们刚说要返回,保安就讨要小费,我手头只有不到两万印尼盾,相当于人民币不到 10 块钱,但他还说不够。我不得不感慨,这穆斯林是真会做生意。我们一方面要感谢他的灵活处事,他不那么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也他拿宗教做生意有点不满。眼前这位保安

一样纯洁而不食人间烟火。我听光学物理学家说:人看见水的颜色不真。一条河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的颜色不一。这就麻烦了。人们追求真理第一依靠的是眼球。眼球居然不能分辨月亮上呆着的是嫦娥仙兔还是外星人飞碟。人看火星表面有一张人脸便激动不已,以为上面能够住人。人的眼球甚至不相信埃及金字塔是几千年前人造的,情愿把功劳归于天使。连我都相信计算机不是人发明的;否则它怎么这么聪明!

人类现在的麻烦在于自己已然不相信“眼见为实”。数码构成的图片可以“真的是人为的”;人们因此需要另发明机器去识别真伪。自打知道有三维以上的空间之后,人就更为自己的二维视觉而“悲催”。外星人的传播因此广远。假如你打开欧美的视频,能看见盼望天使归来的很多 Documentaries。最先知道时间和物质的是谁啊? In the beginning(时间), God created heavens(空间)and earth(物质)……

我一夜间发现:文学读物在这些文本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文学的微不足道导致文学家的无足轻重;因此近来有文人攻击文学家所描述的饥饿感不真。眼球因此再一次投向“盘古”大楼和“空中的四合院”。后海的银锭桥边多了游客:想一看“红顶商人”3000 平方米的豪宅是如何大宴宾朋的。据纸媒报道说那石头是意大利进口的。意大利产天使美术最多,我因此又想起眼球的不可靠。

只是利用手中芝麻粒大的权力,为自己谋点小费。我在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大门口,曾经碰到严重得多的罪行,一个中年穆斯林妇女企图偷走我的包。我的包就放在离我仅几米远的椅子上,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她居然敢偷,这已经近乎抢劫了。按照伊斯兰教教规,偷东西的手是要被砍掉的;那么,抢劫是否还要被砍掉?在国家大清真寺大门口如此庄严的地方,这些道德至上主义者居然能有如此行径?我嘘唏不已。

从独立清真寺大门出来,像见山一样地,我们看见一座天主教教堂赫然矗立在面前。我这半年来曾两度远赴拉丁美洲,那是天主教的天下,看了许多天主堂;但还是忍不住要去看看一下这座如此靠近清真寺的天主堂。它叫圣母玛利娅教堂,是已逾百年的哥德式建筑。清真寺簇新,天主堂显得老旧。清真寺热闹,天主堂显得落寞。清真寺规模宏大,天主堂显得小里小气。但是,天主堂的顶尖高耸入云,要高于清真寺的穹顶。到清真寺祈祷的信徒大多数是组织来的,成群结队;而到天主堂来礼拜的,大多数是个人,你自己认为有事要跟上帝说,你就悄悄地来说便是,不必让自己裹挟在浩浩汤汤的宗教意志里。或许有人会说,这种相对的众人自由主义让天主堂显得冷清,但我觉得安宁正是我们要追求的内心境界。

那天,进去时,是在中午时分,我累了,坐在长椅上,安安静静的,正好可以休息,我甚至用极短的时间打了个盹。或许因为是在热带国家,天主堂里的椅座不是木板做的,而是像棕榻床一样,是用棕绳编织而就的。这种构造和材料显然不如木头结实,比较容易损坏。当时有一位老工匠,应该有七十多岁了,独自一人,正在一点点地补缀修理这些破了的座椅。一针一线,有板有眼,他干得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这样的工作是他对宗教最大最实的贡献,他不需要跟着众人去祷告。

我总是爱比较各种不同的宗教,非得要指出孰优孰劣,甚至非得要弄得你死我活。历史上、现实中的宗教纷争乃至战争多得不可胜数。以至于亨廷顿说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源于宗教之别。

清真寺和天主堂能如此近地做邻居,是不可多得的景观。一方面,两者存在着竞争关系,看谁能招徕更多的信徒,谁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两者能这么相对和谐地相处,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发现,在清真寺和天主堂之间,是一条水沟,臭水沟。狭隘而肮脏,水很少很浅,几乎没有流动,几乎被各种垃圾覆盖了,遮挡了,枯枝败叶、瓜皮果屑、手纸烟盒等等,到底有多少种,你根本数不过来。从象征意义上说,我们许多对宗教分歧的想象和偏见,都像垃圾一样阻碍着我们的生命之流和理性之思,都应该被清除掉。可是,因为这些垃圾是在圣地,有时候会被神化,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圣洁的东西,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因此,本来是很容易清除的,居然变得难上加难,几百年来,一直在发出阵阵臭味。而我们居然也能忍受这臭味。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人类能有足够的智慧和胸襟,能早日治理这样的臭水沟,如果在不能清除里面的垃圾,干脆把这臭水沟填平也罢。

# 天使与眼球

■潘小松



图片来源:昵图网

## 没有任何快艇像一本书

■埃米莉·迪金森

没有任何快艇像一本书,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地方,也没有任何骏马,能像一页欢跃的诗篇。最贫穷的人也可如此跨越旅行,而不必被迫为通行纳税;这运载人类灵魂的马车,是多么节俭朴素!

阡苑有书

# “喷”草坪与网络“喷”

■星河

【美国很多家庭都有所谓的后院草坪聚会烧烤文化,为了引来宾赏心悅目,事先也都要做这种喷洒工作。】

走在路上,假如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很多行道树上,都挂有一些瓶子或袋子,并用针管连在树上,宛如病人输液的吊瓶。这还真就是在为树木输液——是在向树木输送营养液。为了现代都市的面貌更新,如今不少绿化树都属于反季节移植,在移栽过程中树木的根部难免受损,导致树木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减弱,所以对一些新迁树木经常采用这种“吊瓶挂水”的方式来补充营养,与人体“吊瓶挂水”无论在形式还是在作用上都十分相似。

这种技术措施如今已不算稀奇,在国内出现少说也有近十年的光景。但在它刚出现的时候,还是在不少人那里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诟病——网上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喷”:所谓“重大活动才会这样”云云,所谓“做表面文章”甚至“造假”云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现在看来则显得十分好笑。这些人习惯于自己的经验,不去认真了解情况,不肯接受新鲜事物,却喜欢自以为是的地高谈阔论。

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用水泥封闭树坑,比如用染料喷洒草坪,等等。回想当年

某些地方为采石场上光秃秃的山岩刷涂绿漆事件,虽是临时措施,只是为了航拍好看,但确实有些不够靠谱,这个我们姑且不说。但是为了给草坪增色,往草地上喷漆(这回可是真的“喷”)绿色颜料,却也被一些人武断地“喷”,谓之曰“政绩工程”云云。其实这一技术早在北京申奥期间就被广泛使用,但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看到类似情况时感到不满,然后又是一番“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怪论。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是不是“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事实上这种为草地染色的技术最初来自美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就出现了这种技术,开始只是用于好莱坞的电影布景,后来又被引入高尔夫球场,因为草地染料不但可以美化球场,而且不会影响打球,所以立刻受到不少球场与玩家的青睐。后来科学家还研制出多种不同的草地染料,并且论证了它的安全性:没有污染;人畜无害;不仅不会损害草地,还能有效控制草地的生长速度。而被喷洒后的草地视觉效果却极好,鲜艳的色彩最长可维持一个季度之久。自此这种技术被社会广泛接受,并被引入家庭,美国很多家庭都有所谓的后院草坪聚会烧烤文化,为了引来宾赏心悅目,事先也都要做这种喷洒工作。

当然,并不是说别人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就不能够质疑。我们同样也可以质疑美国人的“面子工程”或“造假行为”,或者在科学家作出研究结论之前谨慎地怀疑这种产品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但千万不要再说“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之类的话。

如果平心静气地来讨论这类问题,会发现人们对于生物生态的变化有些格外在意,究其原因还是一种由于不了解而导致的心理恐慌。技术在进步,生活方式在改变,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农民用塑料薄膜盖住地里的反季蔬菜,不禁感慨“这得花多少钱啊?”“成本回得来吗?”结果人家告诉我:这塑料薄膜盖得不菜,那都是人民币啊!而现在,再不会有人对这种技术感到惊奇和困惑了。就连我们经常吃的各种蔬菜,也早已变成了真正的无土栽培,全都是在营养液里长大的。

总之,凡事在没有调查研究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随便就“喷”,不要在不经意间展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当然由此也可看到有关方面科普意识的不足,这不仅仅是相关科技人员的事情,也是城市管理部的责任。假如在一些城市改进举措实施之前或同时,及时向市民解释这些情况,恐怕就不会引来那么多没必要的争论了。